小小年纪失去依靠 稚嫩 心灵渴望抚慰

本报发起“大山童馨”公益活动,首批帮助 200名失依儿童

特派记者 **姜燕** 文 **周馨** 摄

他们,是大山中风雨飘摇的花朵——

一场不知名目的疾病,夺走了他们的母亲;

一次突如其来的工伤,夺走了他们的父亲;

家中的靠山倒塌后,年轻的母亲往往承受不起家庭的重负,抛家弃子,出走或改嫁;

失去父母的依靠,幼小的孩子只能与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相依为命;

饥饿、寒冷、恐惧、自卑始终笼罩着他们,有的甚至已经肩负起家庭的重担。

失依儿童,这个陌生的群体尚未纳入国家民政部门的统计范畴,他们中的大多数享受不到国家给予孤儿的生活补贴,但在贵州、四川、云南等贫困山区,失依儿童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在贵州纳雍一所普通的学校里,失依儿童的比例可能高达10%……

本报发起“大山童馨”——支助贵州纳雍县失依儿童公益活动,首批将帮助200名孩子。

① “我想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

姓名:宋年生,男,15岁,贵州省纳雍县曙光乡曙光中学初一学生

父母状况:父母均为智障

家庭情况:家里只有几间破旧的木板房,玉米是唯一的口粮,所剩已不够一家三口果腹。无其他收入来源。

愿望:为父母过一次生日

想要的东西:文学书籍

身材瘦小的年生脱下干净的校服,换上又脏又破的上衣,穿上小得紧绷在腿上的裤子和破了洞的球鞋,到放农具的屋里背起背篓,拿上小镐头,到屋后的山上去采草药,陡峭的山坡上,小年生的身影几乎隐没在蒿草中。

年生在乡里读初一,住在学校,每到星期五,他心里惦记着患病的双亲,背着二三十斤重的书包,连走带跑走上近2个小时山路赶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放下书包去地里干活,干活回来又做饭、扫地、洗衣服,一刻不停。

采草药,是他每个周末必做的一件事,那是他创收的唯一途径。山上到处都是马荠叶,采回来晒干了,上学时带到乡上的药店去卖,3公斤鲜草药能晒出1公斤药材,每公斤的价格是4元。每两个星期,他就能卖一趟,一次总能卖个几十元钱。那一次的上学路,也走得特别艰难,不仅要背着沉重的书包,还要背着十五公斤左右的草药包。

挣来的钱不仅贴补了家用,也使小年生因为自力更生感到自信和骄傲。山上有专门送学生去学校的摩托车,一趟要30元,小年生因为干活耽误了时间,天黑了,也坐过两次,问他钱哪来的,他骄傲地说:“我自己挣的!”

老师说,年生学习特别刻苦,其他同学去玩了,他在教室里学习,宿舍里别人睡觉了,他还在学习。问他为啥这么努力,小年生坐在床沿上,头深深地低下去,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我想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他哽咽着说,“他们太苦了。”

他的父母都是智障人士,儿子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母亲靠在门边,一脸茫然。5年前,年生的大姐出嫁了,去年,二姐也嫁人了,照顾父母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到他身上,父母病了,他做饭煎药,端到床前,服侍他们吃喝。

年生清楚地记得父母的生日,这在闭塞的山村是非常少见的。原来他11岁那年,出嫁一年的姐姐特地回到家中,还带来一只大蛋糕,为他过了一个生日,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过生日。蛋糕的美味和一家人团聚在烛光前的甜蜜深深地印在了他幼小的心灵中,年生是个敏感的孩子,那次之后他特地去看了父母的身份证,将两人的生日牢记心中,他的愿望是:“等我有了钱,我也要为父母过一次生日!”

② 两个人的书装在一只书包里

姓名:彭无佑,男,15岁,贵州省纳雍县第二中学七年级学生

彭晓琴,女,13岁,纳雍县王家寨镇路咀小学四年级学生

彭晓敏,女,11岁,纳雍县王家寨镇路咀小学四年级学生

父母状况:母亲2001年去世,父亲2002年患病去世

家庭情况:跟随爷爷奶奶住在破旧的木板房中,3个孩子有低保全年约2000元,爷爷奶奶无低保,无其他收入。奶奶眼睛不好,一年医药费约440元,哥哥读书费用每年约470元

愿望:有人来关心他们

想要什么:画笔和画板

姐妹俩从学校往家中走时,头上的蝴蝶结在山间跳跃,像一对漂亮的姐妹花。姐姐彭晓琴背着书包,妹妹彭晓敏空着手,这是姐妹俩的约定,两人读同一个年级,书差不多,每天两个人书都装在一只书包里,轮流背,这样能节省一只书包,延长使用时间。掂掂这只书包,足有十多公斤,两条包带都断过,用白线粗略地缝上,拉链也坏了,有多次缝过的痕迹。

妈妈生下妹妹晓敏后6个月便撒手人寰,父亲也在1年多后患病离世。感情细腻的姐姐常常在想爸爸妈妈时,跑到哥哥的房间,拿出爸妈的照片看了又看。妈妈仅留一张可能是结婚时拍的照片,长相白净,一身红衣红裙,却没有笑容。爸爸有一张带着兄妹仨在一株小树边的合影,照片上,阳光灿烂。

姐姐晓琴抚摸着照片上妈妈的脸,低头无语。她比妹妹大两岁,要懂事得多,也更明白两人的处境。他们的父母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爷爷奶奶年纪都在八十上下,经常生病。前几天,她和妹妹回到家时,发现奶奶躺在床上,肚子痛得起不来。晓琴吓坏了,又不知道该给奶奶吃什么药,只知道哭。寄身大山深处,一旦二老离世,两个孤儿又无援的姐妹就会像飘零的落叶,命运难测。她们也渴望父亲的爱护,母亲的呵护,然而又向何处寻觅?

姐妹俩都爱画画,家里的一面墙上,贴满了两人的画作,门板上也到处可见两人的粉笔画。姐姐擅长人物,妹妹爱画花草,虽然没人教,却画得人物栩栩如生、花草生机盎然。两人没钱买画笔,这些画还是借同学的画笔画的。

③ 5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过日子

姓名:余卖卖,男,7岁,贵州省纳雍县王家寨镇糯克小学一年级学生

余梦琳,女,5岁,纳雍县王家寨镇糯克小学学前班学生

父母状况:父亲遇害去世,母亲改嫁

姓名:余兴旺,男,11岁,贵州省纳雍县王家寨镇糯克小学五年级学生

余兴盛,男,10岁,纳雍县王家寨镇糯克小学三年级学生

余瑞瑞,女,6岁,纳雍县王家寨镇糯克小学学前班学生

父母状况: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在世

家庭情况:5个孩子为堂兄妹,跟着爷爷奶奶和大太太爷10口人住在一栋危房中,余兴旺的父亲是家中唯一的劳力,在县城靠打零工维持家用。余卖卖兄妹俩有低保,全年不到2000元

愿望:(想不出)

想要什么:(想不出)

放学了,5个孩子坐在墙根下的几块木板上玩耍,听说我们的来意,余兴旺和余兴盛去屋里拿出母亲的遗照,放在身边。镜框里那张年轻的脸庞映着孩子的小脸,令人伤感。余兴旺和余兴盛年纪大些,看着母亲的遗照,两人的脸色渐渐黯淡,小妹余瑶瑶浑然不觉,依然天真地笑着。

卖卖本来就很少说话,一直呵呵地笑着跟两位堂兄玩耍,听到奶奶说起他的身世,他不时朝这边望一眼,面色冰冷。当记者坐到他身边时,他的反应愈发强烈,头深深地埋下去,几乎要埋到脸下的木板缝里,手指死命地抠着木板,身体僵硬得像一坨铁。卖卖的身世最可怜。2岁多时,他和父亲在昆明收酒瓶,有一天清早,父亲不小心将洗脸水倒在了楼下一个人身上,谁想酿成杀身之祸。被泼到水的人冲到楼上,任他一再道歉,甚至跪地求饶都无济于事,来人拔刀将他捅死,而年幼的卖卖在父亲身边目睹了父亲被害的整个过程。事发后不久,同在昆明打工的爷爷赶到,看到一直在哭喊的卖卖,老泪纵横。办理了儿子的后事,爷爷背着骨灰带着卖卖兄妹俩回了贵州老家,两人的母亲索性都没跟回去。一路上卖卖只是哭、哭、哭。上学了,老师说,卖卖总是在教室呆坐,从不和其他小朋友玩,也不说话,今年才稍微好一点。

那是2007年的事了,不久后,余兴旺三兄妹的妈妈也患病去世,到死都没查出是什么病。5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从此跟着爷爷奶奶过日子。问奶奶有没特别照顾卖卖一些,奶奶说:“5个娃都是孤零零的,一样。”

连续两年家中遭遇变故,给媳妇看病借了外债,又没收入,房子成了危房也没钱修,按政策,如果他们拿得出启动资金,政府能补贴一部分,可这钱他们拿不出。奶奶平时带着卖卖兄妹和瑶瑶睡在东屋一张床上,西屋破损厉害,一到刮风下雨,就开始晃悠漏水,每到下雨奶奶就叫余兴旺和余兴盛住到东屋,大家挤着睡。

有时村里会送来一百多公斤大米,可这一大家子每个月就要吃掉75公斤左右粮食,这点大米只能救一时之急。奶奶只得四处求助,全靠东家给一点西家给一点地过日子。

■宋年生每个周末回家都要上山采草药去卖钱。陡峭的山坡四处荆棘,但宋年生毫不在乎

■彭晓琴和彭晓敏放学后,把一块木板架在炉子上,就算是桌子,用来写作业

■读学前班的妹妹余瑶瑶看到妈妈的遗像,还不太明白妈妈已永远离开了她,但是哥哥们却变得沉默起来

■载舟是老大,很懂事,放学一回家就坐在床边认真地写作业

■朱庆军担负起给不能下床的爷爷洗脚擦身的任务

④ 7岁起就开始和大人一样干农活

姓名:朱庆军(小名朱小买),男,12岁,贵州省纳雍县王家寨镇路咀小学三年级学生

父母状况:母亲在他2岁时患癌症去世,父亲在他7岁时患肝腹水去世

家庭情况:跟随爷爷奶奶住在破旧的木板房中,家中收入仅为600斤左右的玉米,3人的低保全年共3000元。无打工,无资助。

愿望:上了初中去打工

想要什么:学习用品

一张两寸结婚照,是父母留给小买的唯一纪念物,也是小买想念父母时唯一能看的东西。父亲去世那年,小买7岁。那天晚上,父亲眼看着就要不行了,小买无论如何不肯去睡觉,平时七八点钟就睡觉的他一直撑到晚上十一点多,眼皮实在睁不开了,他才上床。小买说:“我睡着的时候,爸爸还活着,等我醒来,他已经死了。”小买坐在木板搭起的床上,低着头,搓着手,抬起头时满眼是泪。

小买从此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从7岁起便开始干农活,摘玉米、砍柴、背粪,干的活和大人一样,一筐粪七八十斤重,小买背上就走。爷爷当兵时腿受了伤,几十年来一直瘫痪在床,小买每过一两天就要帮爷爷洗脚擦身。洗脚时,他扶爷爷从床上坐起来,再弯下腰帮爷爷把裤腿卷到大腿处,再蹲下去把爷爷的脚泡进盆里,用小手一点点把爷爷脚上的污垢洗去。小买洗得很慢,很仔细,用十几分钟才为爷爷洗完双脚。爷爷坐在床上欣慰地说:“小买还经常帮我擦背。”

平时,住在隔壁的大伯会接济他们一点,但经济上主要还靠他们自己。微薄的收入有时连吃饱饭都不能满足,爷爷的腿病每个月还要100多元的药费维持。小买常常想读到小学毕业就跟叔叔去打工,可又舍不得学校。他特别喜欢语文,每次发下新书,他都要把课文先读个遍。他最喜欢一篇讲残疾士兵的课文,他说,文章写得“很美”。他时常觉得,那个坚强的残疾士兵,就是自己。

⑤ 盼着妈妈有一天能回来看看他们

姓名:宋载舟,男,12岁,贵州省纳雍县王家寨镇糯克小学五年级学生

宋秋月,女,10岁,纳雍县王家寨镇糯克小学三年级学生

宋载运,男,8岁,纳雍县王家寨镇糯克小学一年级学生

父母状况:父亲4年前患先天性心脏病去世,母亲不知所终

家庭情况:跟随爷爷奶奶生活,3个孩子低保全年共1200元,爷爷奶奶无低保,无其他收入。家中有2亩地,但爷爷奶奶身体不好,只种了两小块地,不够吃,靠两个女儿支援一些。

愿望:有一天妈妈能回来看看我们

想要什么:一些能让我学到知识的课外书

在当地,父亲去世母亲出走的情况特别普遍。说起抛弃他们的妈妈,孩子们又想又恨。

知道我们来的用意,宋载舟一直趴在床上写作业,没有回过头,当记者刚坐在他身边时,他的眼泪便扑簌簌掉下来。爸爸生前对他们兄妹仨特别好,所以他特别想爸爸。原来兄妹仨跟着父母在昆明打工,爸爸的身体眼看不行了的时候,便将他们三个带回了贵州,那一次,妈妈没有跟着回来。不久后爸爸在贵州老家去世,临走前拉着载舟的手,要他照顾好弟弟妹妹,要报答那些关心过他们的人。载舟说,他哭了,爸爸也哭了。

提起“妈妈”这两个温暖的字,载舟的眼中却流露出明显的恨意。他说,妈妈以前对他们仨就不好,爸爸走了,她也不要他们了。但是,他偶尔也会想妈妈,心中还抱有一线希望,盼着妈妈有一天能回来看看他们。

三个孩子聪明勤奋,在班上成绩都不错。载舟说,他早想帮爷爷奶奶干农活,可他们从不让他干。所以,他说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报答爷爷奶奶。载舟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爷爷奶奶交待他,如果他们还没回来,就先把饭做起来。

身世特殊,三个孩子在同学面前很自卑。即使成绩再好,载舟也不愿意和同学一起玩,他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他是被抛弃的孩子。

『爱心纳雍』:一手牵山里娃 一手牵热心人

一片单纯的爱心、一股执着的精神和强大的执行力,使这个民间公益机构从闭塞的大山脱颖而出,他们的存在和努力,引起外界对纳雍的关注,一个又一个公益组织与他们牵手,为山里的孩子送去关怀与温暖。贵州省纳雍县爱心纳雍公益联合会,一个民间的草根公益组织,“大山童馨——支助贵州纳雍失依儿童公益活动”的协办方,作为活动的落地机构,他们的义工完成了繁重的前期调查、物资采购及发放工作。

一个网络论坛聚拢爱心

这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爱心志愿者团队,是当地第一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它的志愿者团队由“爱心纳雍”网络论坛集合而成,这个地区性公益爱心网络平台,是一座爱心的连接桥梁。目前“爱心纳雍”的主要助学项目包括爱心图书室、爱心午餐、圆梦大学、校舍修缮及物资捐赠等。

从2008年8月起,大山里就开始留下他们助学的脚印。那一次,纳雍论坛上一个名为“老兵”的网友在随单位进山帮困扶贫时,意外发现孩子缺衣少吃,没有书看,回来后,便在论坛上发起一次募捐活动,很短的时间内便募集了8000多元,为孩子们送去了图书、乒乓球、羽毛球、地球仪,因为想“让学生从认识国家和世界开始”,还买了一面新五星红旗。助学活动给孩子们送去了知识,也让义工们感受到帮助别人的快乐。从“乡村图书室”开始,“爱心纳雍”论坛的助学活动一个接一个做了起来,“关注贫困孩子冬衣计划”“红雨鞋计划”“爱心纳雍圆梦大学”……公益的事情做得多了,“纳雍社区”也改名为“爱心纳雍”论坛,2010年8月,还和当地另外一家公益组织“希望之光”共同推出了“免费午餐”项目,这个项目后来经著名媒体人邓飞推广,发展到全国,造福了千千万万贫困地区的儿童。

“老兵”真名李军,纳雍县人武部的一名军人,现为爱心纳雍公益联合会的理事长。

从开始就注重信息可信度

强烈的责任心,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注重工作的可信度。从第一次公益活动开始,“老兵”就考虑到要用真实说服网友,去实地调查时,他们拍摄大量的照片,加上详尽细致的文字说明,发到论坛上。每次项目实施之后,或者每用一笔捐助,他们都会将实地实施的进度和结果发到“爱心纳雍”论坛上,供外界监督。

多次与外界合作的经历,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知道怎样才能真正地让外地的爱心人士在不到实地考察的情况下,就能相信他们确实在为孩子做实事。

这次作为本报“大山童馨”的落地执行机构,他们对入户调查、复查、物资采购和发放提出了详尽的意见。如初次入户调查率一定要达到60%以上,余下的40%要在复查时覆盖到,另外复查的入户调查率也要达到60%以上;物资采购必须有两名以上义工参与,须在采购清单上签名,采购清单上必须列明对方的公司名称、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等备查。所有的过程都要有照片或视频记录,以供监督。

放弃租赁公司当专职义工

“爱心纳雍”的义工中,有老师、公务员、私人老板、军人、外地同乡……他们白天工作,晚上聚到论坛上为公益活动发帖或讨论。平时,他们以网名相称,很多人彼此之间甚至不知道真名或已经忘记了真名。

“撒旦”,“爱心纳雍”唯一的专职义工,为了公益事业,他将汽车租赁公司丢给妻子打理,自己则整天往山里跑。

“喧嚣”,小学教师,“大山童馨”执行工作的项目负责人,这次除失依儿童的入户调查外,她还承担了大量的联络沟通工作。

“木头”,身在广东,心系纳雍,执行本次活动的监管工作,经常通过网络会议出谋划策。他曾经拉到了大量外部资源投入到纳雍的乡村学校,甚至为公益活动耽误了升职。

还有川军、听雨、凯珑莜瑶、健康早点、红哥、男爵、赋疆、石匠、骑士、阿西里西、叶无道等等义工,都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经费不足义工拟拍卖藏品

一个执行力强的落地机构能够大大造福当地的贫困孩子,他们的模式能否复制?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他们也在想,但答案总是“很困难”,这不仅需要一群真正有爱心的人,更需要缜密的头脑和迅速有效的执行力。他们还很“时髦”,在很多中小城市的人还没有使用微博时,他们已经熟练地用这种最新的信息发布平台与外界沟通,他们的微博名字叫“爱心纳雍公益联合会”。

他们也很缺钱,办公经费的极度缺乏,使他们经常只能自掏腰包,专职义工“撒旦”已经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联合会租来的办公室是两间简陋的房屋,门上的玻璃都已经破了。去年4月,他们通过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评审,获得了一笔行政办公经费资助。

前不久,苗族义工祝菲准备在“爱心纳雍”淘宝店上拍卖家藏的一件全手工苗家刺绣服饰,义工“木头”和另外一位省美术家协会的义工也准备拍卖收藏的艺术品,将拍得的钱全部捐给联合会作办公经费。